

從科幻現實到現實科幻



十年前，在2012年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科幻高峰論壇上，我提出了「科幻在當下，是最大的現實主義。科幻用開放性的現實主義，為想像力提供了一個窗口，去書寫主流文學中沒有書寫的現實」，試圖策略性地為中國科幻發展尋求突破口。但這並不是「科幻現實主義」在中國科幻史上的首次登台亮相。

早在我尚未出生的1981年11月12日，鄭文光在參加文學創作座談會時便提出：「科幻小說也是小說，也是反映現實生活的小說，只不過它不是平面鏡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鏡……採取嚴肅的形式，我們把它叫作科幻現實主義。」當時鄭文光先生的主張針對的是對於科幻到底姓「科」還是姓「文」的論爭，儘管在上世紀80年代以科學派的勝利告終，也中止了改革之後短短五年的中國科幻發展小高潮，這一論爭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語境不同，然價值猶存。

在這裏不得不提到的語境是，中國大部分讀者對於科幻的認知與審美偏好，局限於興盛於二十世紀40、50年代美國本土的「黃金時代」作品，包括耳熟能詳的三巨頭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海因萊茵 (Robert A. Heinlein)、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以及一系列帶有濃厚科學主義色彩與理性主義信仰的作品。回歸到歷史現場，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美國舉國科研力量投入火箭、原子能與太空探索，借助經典物理強大的解釋模型，理論研究對科技實踐產生不容置疑的引領作用，而科學強國、技術爭霸更是成為普通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一部分，這給了「黃金時代」風格科幻小說一個歷史性的發展契機。

而這與上世紀80、90年代到新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主流基調產生了奇妙的共振與迴響。一個極端的後果就是，在西方的科幻「軟」、「硬」之辯過去近六十年之後，我們有一批所謂「原教旨主義」讀者還在用機械的二元概念來定義自己的閱讀偏好，甚至建立起一套科幻圈內部的次文類「鄙視鏈」。不得不說這與上世紀50年代學習自蘇聯老大哥的文理分科教育制度所造成的人文與科學素養割裂高度相關。

遺憾的是，這樣的偏狹眼界與刻板印象不僅阻礙了中國科幻走向更廣闊的市場，也削弱了作者探索更多元化題材與風格的決心，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讀者本身，如何從童年/青春期的閱讀經驗中不斷自我挑戰與成長，去嘗試接受更多不同於「黃金時代」風格的作品，並學會欣賞參差多態的想像之美，這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今天，有兩個問題我們依然需要回答——何為科幻？科幻何為？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每一個文藝理論或文學概念的提出，都必須放回到歷史現場，都是對當時當地特定問題的反饋；其次，任何文類自身主體性的確立必須建立在與他者的互動下才能得到確認，科幻小說存在着多種不同維度的二元對立的坐標體系：現實/虛構、科學/人文、民族/舶來、歷史/未來……

我們需要理解，新一波中國科幻高潮背後的歷史動力學原因：綜合國力上升以後國人開始尋求主體性與話語權的背景下，經濟高速發展的技術社會場景提供了科幻小說發展的良好土壤，人們對新興科技的開放包容以及飛速變化的現實語境是「科幻現實主義」得以立足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科幻完成了與傳統經典文學的對接，對正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的後現代和後人類 (posthuman) 狀態做出書寫和探討，表現為科幻從邊緣到接近舞台中央的突圍，無論是從文學類型變動的內部視角，還是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外部視角。在此過程中，中國科幻作家們也嘗試以從個體帶動群體的方式尋求突破，以期中國科幻的高峰能成為一股持續性的浪潮而非運動式的曇花一現。

我們更要重視，當下外部環境對科幻的過熱期待與科幻自身發展滯緩之間的矛盾。中國科幻需要實現「跨界」、「出圈」與「升維」。「跨界」是指科幻在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產生交流對話的功能；「出圈」是指怎樣在市場受眾的角度上突破原有圈子抵達一個更廣闊的市場（劉慈欣的《流浪地球》與《三體》便是最好範例）；「升維」則說的是科幻怎樣從對現實的反映再到對現實的思考之探討，到最後是否有可能進入干預現實的一個層面，它是一個從文學到現實的升維。

也正是同一年（2012），我完成了長篇小說《荒潮》的創作，將由於電子垃圾回收遭受嚴重環境污染和身心損害的現實藍本——潮汕貴嶼，變形為近未來的後人類賽博格 (cyborg) 「硅嶼」，並在十年間，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版本在全球發行，見證了電子垃圾問題從隱蔽的地下狀態進入主流視野，中國2018年禁止洋垃圾進口，東南亞及更多全球南部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爆發「垃圾戰爭」的歷史性轉折。我收到了許多來自泰國、南非、印度甚至美國本土的讀者反饋，表達他們如何經由閱讀科幻小說，開始理解自身複雜處境，進而對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群產生共情，乃至改變自身生活及消費習慣。

2017年開始，我用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卷積神經網絡) 與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 長短期記憶網絡) 訓練出能夠模仿人類寫作的算法模型。AI程式「陳楸帆2.0」可以通過輸入關鍵詞和主語，來自動生成每次大約幾十到一百字以內的段落，我與它共同創作的作品《出神狀態》，甚至還贏得了一座由AI評委評出的獎杯（第二名是莫言先生的《等待摩西》）。這讓我醒覺到，未來的機器將更深入地捲入人類寫作和敘事中，未來的文學版圖也會變得更加複雜、曖昧而有趣。

在這十年間，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科幻文學如何能夠突破地域、語言、文化乃至意識形態的差異與隔閡，來達成更廣泛共識的特殊魔力。它天然具備一種主體間性的狀態，可以促進不同主體之間流動、轉化、交流、理解。科幻文學作為一種敘事的藝術的文類，既是賦魅的又是祛魅的，既是人文的又是科學的，這正是其流動性的魅力和趣味所在。

在這個意義上，科幻可能是一種最能夠在認知、審美和情感上建立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超越二元對立、超越種種局限性的文學樣態，它不斷地打破人類對於已有主體性的認知，不斷地將人類拋擲到陌生化的環境裏，讓讀者從某個異於當下日常生活的甚至是非人類的視角來看待世界，從而獲得一種對他者的身份認同和同理心。

正像米勒(J. Hillis Miller)所言，文學中的每句話，都是一個施行語言鏈條上的一部分，逐步打開在第一句話後開始的想像域。詞語讓讀者能到達那個想像域。這些詞語以不斷重複、不斷延伸的話語姿勢，瞬間發明了同時也發現、揭示了那個世界；文學是我們的「世俗魔法」，其中言語不僅發揮着記敘作用，亦有施行功能。科幻文學更是如此，它不僅幫助我們發現被遮蔽的現實真相，更帶領我們去思索未來可能的實現路徑，在現實世界「顯化」(manifest) 科幻的精神、設置以及種種看似離奇的情節。

當我們順從時代的浪潮，追求用算法與數據去結構化對於世界的認知與情感時，我卻不免往往惶恐、猶豫、時時回望，因為在文學的黑暗之心深處，潛藏着尚未被機器所理解與模仿的沉默巨獸。

在科學成為新的宗教，時空的確定性煙消雲散，人類的主體性與中心位置備受質疑，後控制論深度嵌入精神與肉體，世界陷入失序格局的時代，科幻應該表現甚麼，應該如何表現？

我的一個不成熟的回答是，科幻，或者文學，應該回到人類渴望故事最原初的衝動，一種夢境的替代品，一種與更古老、更超越、更整體的力量產生共振的精神臍帶。

回到上世紀80年代末，劉慈欣在某個北京夏夜的夢境：「我做了這樣一個夢：一片無際的雪原，狂風捲起道道雪塵，天上有一顆不知是太陽還是星星的東西，發出刺目的藍光，天空呈一種詭異的紫綠相間的色彩。就在這幽幽的藍光中，雪原上行進着一支由孩子組成的方陣，那些孩子頭上纏着白布條，端着上有寒光四射的刺刀的步槍，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整齊地行進着……」他一身冷汗地醒來，再也無法入睡，那便是《超新星紀元》的萌芽。

算法尚未抵達之處，是人類的大腦，數以千億計的神經元與恆河沙數的突觸連接，在這團兩個拳頭大小毫不起眼的灰色物質中碰撞、迸發火花，誕生出無數令人驚歎的璀璨思想與審美形式，甚至與我們尚未知曉的巨大精神岩層相連，汲取無窮無盡的能量。

在未來，我們將無數次聽見歷史的回音：文學已死，文學永生。所有的宣言與論斷都將失效，因為文學已經嵌入時代，成為人類文明與個體心靈的結構與紋樣，在末夜裏熠熠生輝。

陳楸帆 中國作家，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與藝術學院，代表作包括《荒潮》、《人生算法》、《AI未來進行式》等，被翻譯為多國語言，曾在《中國比較文學》、《江南》、《文學》等學術期刊發表文章，並多次參加華文與比較文學協會(ACCL)等海內外學術交流活動。